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補遺卷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汪兆昺

文選補遺卷十

元 陳仁子 輯

奏疏

風變諫微行疏

愚由君臣之間可深情以相敬不可越分以相交是以帝王於臣有疾則臨如太宗於李靖有喪則臨如光武於祭遵比以厚其情而已未聞微行私幸者春秋於周王勞晉侯于踐土不書謂降尊而畧其分也況私幸者乎魯隱公館寪氏而為寪氏所弒齊莊公如崔杼而為崔杼所弒皆古今之誡也漢桓帝之昏愚而微行幸梁㣙舍至八年劉瑜又

諫微行幸臣宫舍夫微行漢武之失也已犯不韙而又幸外臣䙝瀆昵情而踰分其得以自免亦幸矣

楊秉本傳秉字叔節帝時微行私過幸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風拔樹晝昏秉疏

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生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是以孔子迅雷風烈必有變動詩云敬天之威不敢驅馳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静室而止蹕止行人也静室謂先使清宫漢書音義漢有静室令自非郊廟之事則鑾旗不駕漢官儀前驅有雲罕皮軒鑾旗車故詩稱自郊徂宫詩大雅云

漢易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萃卦詞諸侯如臣之家春秋列其誠左傳齊莊公如崔杼之家為杼所殺況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槃游法服謂天子服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藻火粉米十二章降亂尊卑等威無序侍衛守空宮紱璽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漢書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為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玄服入廟居廊間執戟立於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上負先帝下悔靡及臣忝世受恩得備納言納言尚書又以薄學充在講勸特蒙哀識見照日月恩重命輕義使士死敢惲摧折畧陳其愚

乞擇沿邊牧守疏 愚曰世之言兵有不相關而實相根者故善將兵者愛其國而憂其民不善將兵者輕其國而毒其民皇甫規平羌也而奏牧守之好惡孔明出師也而慮益州之疲弊若以攻城陷陣者視之幾乎迂且怯者而不知嚴撫字之選者所以厚其本而生聚教訓者固安邊保勝之良畫也陳龜蓋二子之亞也佗將擇偏裨而龜言擇牧守佗將益餽餉而龜言減賦租不憂外難而憂蕭墻之變不謀軍旅而謀徼塞之民卒之州郡震慄鮮卑不敢近塞者息經用歲以億計是牧守得人可以翼在山之埶而減之一分者利之十倍奈何為梁冀所不容也皇甫孔明不作世之將憂國恤民求如龜者亦罕矣

陳龜 本傳龜字叔珍上黨泫氏人會羌胡寇邊殺長吏驅畧百姓桓帝以龜世諳邊俗拜

為度遼將軍

龜臨行上疏

臣龜蒙恩累世馳騁邊垂雖展鷹犬之用頓斃胡虜之庭魂骸不返薦享狐狸猶無以塞厚責答萬分也至臣頑駑器無鉛刀一割之用過受國恩榮秩兼優生年死日永懼不報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為相蠻夷不恭拔卒為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任上慙聖朝下懼素餐雖歿軀體無所云補今西州邊鄙土地墽埆墽音覺埆又音確謂薄土也鞍馬為居射獵為業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機杼之

饒守塞候望縣命鋒鏑閒急長驅去不圖反自頃年以來匈奴數攻營郡謂郡有屯兵者即護羌校尉屯金城烏桓校尉屯上谷之類殘殺長吏侮略良細戰夫身膏沙漠居人首係馬鞍或舉國掩戶盡種灰滅孤兒寡婦號哭空城野無青草室如懸磬雖含生氣實同枯朽往歲并州水雨災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闕老者慮不終年少壯懼於困厄陛下以百姓為子品庶以陛下為父焉可不日昃勞神垂撫循之恩哉唐堯親捨其子以禪虞舜者是欲民遭聖君不

令遇惡主也故古公杖策其民五倍帝王世紀曰古公亶父是爲太王爲百姓所附狄人攻之王遂杖策而去止於岐山之陽邑於周也幽人從者如歸市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也文王西伯天下歸之豈復興金輦寶以爲民患乎近孝文皇帝感一女子之言除肉刑之法女子即太倉令淳于公之女緹縈也事見前書體德行仁爲漢賢主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光武之業臨朝聽政而未留聖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宮懼逆上旨取過目前呼嗟之聲招致災害匈奴性悍因衰緣隙而令倉庫單於豺狼之口功業無銖兩之效皆

由將帥不忠聚姦所致前涼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半政未踰時功效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姦殘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寛赦罪隸掃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

陳時事及薦李膺朱穆疏愚曰草茅之士以分論則不必言以理論則不容不言何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凡宇宙間有一物不遂則吾心不慊焉婺緯有宗周之

憂漆室有倚楹之嘆皆此心也劉陶身非兩府
也位非九卿也既無官守又無言責始游太學
乃歷詆政柄之不可假直諫之不可誣而又薦
李膺朱穆以綱維國政雖瀕於死而不悔嗚呼
其心何超然度越世俗哉觀其疏首言天地人
物之故則陶所見未易與俗人言也陶之心不
以分而以理其禹稷思
天下之飢溺猶己也夫

劉陶 本傳陶字子奇一名偉潁川潁陰人時大將軍梁冀專朝而桓帝無子連歲荒飢災異數見陶時游太學乃上疏

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為生天地非人無以為靈是故帝
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頭之

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中謂當天之中也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尚書伊尹相湯伐桀遂與桀戰鳴條之野檀車兵也詩曰檀車嘽嘽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拾暴秦之敝追亡周之鹿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既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雕敝諸

夏虐流遠近故天降衆異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麑場豺狼乳於春囿鹿子曰麑乳産也斯豈唐咨禹稷益典朕虞議物賦土蒸民之意哉又令牧守長吏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為窮寃之魂貧餧者作饑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辜豐室羅妖叛之罪說苑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死者悲於窀穸生者戚於朝野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猶長夜是愚臣所為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

讒口擅閻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趙高爲車府令與壻咸陽令閻樂謀殺胡亥事見史記權去已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勢願陛下遠覽强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傅説以消鼎雉之災武丁殷王高宗也得傅説爲相殷復興焉時有雉登鼎耳而雊武丁懼而修德位以永寧周宣用申甫以濟夷厲之荒詩曰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史記周孝王之子燮是爲夷王崩子厲王胡立行暴虐死於彘也竊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烏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貞高絶

俗移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姦黨民清萬里膺歷典牧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馬威揚朔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挾輔王室上齊七燿下鎮萬國臣敢吐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猶氷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

宦官縱恣疏致堂胡氏曰黄瓊當五侯立功封爵之後自大司農拜上公雖能奏免州郡貪汙十餘人然非當世之本務也至於中常侍專權恣横濁亂朝廷則未嘗昌言及之雲衆二人下獄被誅瓊乃上書伸白其枉不亦晚乎書奏不納後亦不復有言遲回三年然後免去

又拜司空以終其身夫處濁世居高位而正救之功如彼其畢不知得名當代以何道也顧差賢於胡廣趙戒爾方之龎參王龔殆不及也徐孺子少而從學貴而不見有以也夫

黄瓊本傳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

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政是以王者處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義為首渉危蹈傾則以賢者為力唐堯以德化為冠冕以稷契為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守萬國保其社稷

者也昔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劔而王掃除秦項革命創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而帝道不綱秕政日亂遂使姦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以仁義為冕所蹈不以賢佐為力終至顛蹶滅絕漢祚天維陵阤民鬼慘愴賴皇乾眷命奕德復輝光武以聖武天挺繼統興業創基冰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泮氷喻危陷枳棘喻艱難擢賢於衆愚之中畫功於無形之世形兆也言失有天下之兆畫或作書也崇禮義於交爭循道化於亂離是自歷高而不傾任力危而不跌興復洪

祚開建中興光被八極垂名無窮至於中葉盛業漸衰
陛下初從藩國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即位
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豎宦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
廷卿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革明珠南金之寶
殷滿其室殷盛也富擬王府埶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
者必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法言金口木舌塞
陛下耳目之明更為聾瞽之主故太尉李固杜喬忠以
直言德以輔政念國亡身隕歿為報而坐陳國議遂見

殘滅（坐音才卧反）賢愚切痛海內傷懼又前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罪穢宜誅皆因衆人之心以救積薪之敝（賈誼上疏曰夫抱火厝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政何以異此）弘農杜衆知雲所言宜行懼雲以忠獲罪故上書陳理之乞同日而死所以感悟國家庶雲獲免而雲既不辜衆又并坐天下尤痛益以怨結故朝野之人以忠為諱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刳牲夭胎則麒麟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其然（事見史記）尚書周永昔為沛

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埶坐事當罪越拜令職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姦計亦取封侯又黄門閹邪羣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構姦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爵賞陛下不加清徵審别真偽復與忠臣並時顯封使朱紫共色粉墨雜蹂所謂抵金玉於沙礫（抵投也抵音紙）碎圭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見寇榮傳）伯奇至賢終於流放夫讒諛所舉無髙而不可升相抑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

歟臣至頑鴑世受國恩身輕位重勤不補過然懼於永
歿負釁益深敢以垂絶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
恨三泉

薦五處士疏　致堂胡氏曰隱居不仕人各有志亦

士之常也姜肱至不欲人主識其面

不過甚乎曰伯夷非其君不事孟子稱其聖之
清也若紂者飛廉惡來之君耳無所用事也五
處士皆不就徵姜肱獨蒙圖形必其名稱尤著
於時者若桓帝者黄門常侍之君耳無所用見
也桓帝欲識其形貌必不欲其至是以但使畫
者圖之介之推曰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
亦此志矣嗚呼人君如天如日有目者孰不願
仰而望之至使高人勝士永矢不見何以得此

哉亦可以自反其故矣○愚曰人主所以崇奬恬退之風者蓋以為國非以為臣東漢崇奬之禮不以昏君廢故節義之士亦不以昏時缺光武聘周黨嚴光以端其源安帝又聘周燮馮良順帝聘樊英今又聘姜肱徐穉當此權變宦寺充斥朝廷雖曰未盡得其用其待遇如此宜黨錮諸賢保守名節而曹氏睥睨漢鼎終其身而不敢動彼諸君豈直為臣哉

陳蕃 本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上疏

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天挺俊乂為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右大業者也伏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閎 閎見袁安傳謝承書曰閎

少修志節𤈦佁高厲京兆韋著著見韋彪傳謝承書曰為三輔冠族著少修節操持京氏易韓詩博通術藝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於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桓帝乃以安車玄纁備禮徵之並不至

論封賞濫內寵盛疏愚曰人莫貴於有所言言莫難於無所忌何也人有忌乎其心者固難言也言若觸忌雖忠亦忤言苟避忌雖逆亦從元帝之時忌在王氏也劉向言昌陵則行言王氏則不行章帝之時忌在竇氏也第五倫言尚寬則納言竇氏則不納陳蕃之言帝為之減女寵節封賞傳曰有公利無私忌此蕃之素心也吾謂蕃特未及宦寺耳使犯所忌

帝亦將變色於言矣後蕃言宦寺爲所陷

戚璯等反怒而誣之帝豈真可與言哉

陳蕃本傳遷光禄勳時封賞踰制内寵猥盛蕃乃上疏

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爲有事人君者容悦是爲令臣蒙恩聖朝備位九列見非不諫則容悦也夫諸侯上象四七垂耀在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上象四七謂二十八宿各主諸侯之分野故曰下應分土言皆以輔王室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録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書令黄儁先人之絶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授位不料

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稼用不成民用不康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比年收斂十傷五六萬人饑寒不聊生活而采女數十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貲量也鄙諺言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是以傾宮嫁而天下化帝王紀紂作傾宮多采美女以充之武王伐殷乃歸傾宮之女於諸侯楚女悲而西宮災公羊傳西宮災何休注云時僖公為齊桓所脅以齊媵為嫡楚女廢居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所生且聚而不御

必生憂悲之感以致并隔水旱之困夫獄以禁止姦違官以稱才理物若法虧於平官失其人則王道有闕而令天下之論皆謂獄由怨起爵以賄成夫不有臭穢則蒼蠅不飛陛下宜採求失得擇從忠善尺一選舉委尚書三公尺一謂版長尺一以寫詔書使褒責誅賞各有所歸豈不幸甚

求自效疏愚曰將之求自試多矣以德試者勝以勇試者未必皆勝宣帝擊西羌也趙充國乃自陳武帝平匈奴也李廣請自行廣有東道僨軍之罪而充國成全師制勝之功非廣才

米芳也將充國不恃勇以僥倖廣或以輕銳失之而已皇甫規之求自試者是亦將帥之習然也規始則曰邊將失綏御競小利致大害繼則曰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習孫吳未若奉法此以天保治內之規為秉緻治外之策强根本而獻折衝善將者不言將善兵者不説兵規又一充國也而廣其輕於嘗試哉

皇甫規 本傳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先是永和六年羌衆大合攻燒隴西朝廷患之規乃上疏求乞自效曰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頗知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賢等擁衆四年未有成功懸師之費且百億計出於平人回入姦吏故江湖之人羣為盜賊青徐荒饑襁負流散夫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因邊將失於

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敗則經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沖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勢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滌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延熹四年後先零諸種陸梁覆沒營塢奮効上疏

自臣受任志竭愚鈍實賴兗州刺史牽顥之清猛中郎

將宗資之信義得承節度幸無咎譽今猾賊就滅太山畧平復聞羣羌並皆反逆臣生長邠岐年五十有九昔爲郡吏再更叛羌豫籌其事有誤中之言臣素有固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埶佐助諸軍臣窮居孤危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年矣自鳥鼠至於東岱其病一也郡將郡守也鳥鼠山名在渭州西即先零羌寇鈔處也東岱謂泰山叔孫無忌反處也皆由郡守不加綏撫致使反叛其疾同也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孫吳未若

奉法前變未遠臣誠戚之是以越職盡其區區

自訟疏愍曰皇甫規之自訟幾若炫耀大甚者雖然將立功易明謗難立功以報君忠也明報而不貽憂於君亦忠也樂羊中山之功未成而謗書盈篋樂毅莒墨之城未下而騎劫已代以二子觀之樂羊之謗幸有文侯明辨之力樂毅之謗不明至去其國以貽惠王之憂君子似不滿焉規之自訟何心也平生以劾奏刺史都尉不附宦官中外媒櫱誣言賂羌規所以不容不訟也始也自效而不疑於競終也自訟而不兢於激歸也亦不以功自言而不疑於矯規雖不如樂羊之遇文侯而又超出毅一等矣吾固曰規之自訟亦忠也

皇甫規本傳惡絶宦官不與交通於是中外並怨遂共誣規貨賂羣羌令其文降天子

璽書誚讓相屬規懼不免上疏

四年之秋戎醜蠢戾爰自西州侵及涇陽縣名屬安定郡其故城在今原州平涼縣南舊都懼駭朝廷西顧明詔不以臣愚駑急使軍就道幸蒙威靈遂振國命羌戎諸種大小稽首輒移書營郡以訪誅納訪問也規言羌種既服臣即移書軍營及郡勘問誅殺并納受多少之數目所省之費一億以上以為忠臣之義不敢告勞故恥以片言自及微效然比方先事庶免罪悔先事謂前輩敗將前踐州界先奏郡守孫儁次及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

張禀旅師南征又上涼州刺史郭閎漢陽大守趙憙陳其過惡執據大辟凡此五官支黨半國其餘墨綬下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子思復父之耻載贄馳車懷糧步走交構豪門競流謗讟云臣私報諸羌謝其錢貨謝猶謝也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可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宮姬元帝賜呼韓邪單于待詔掖庭王嬙為閼氏鎮烏孫以公主武帝以江都王建女細君妻烏孫王昆莫為夫人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則良臣之

才畧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義違理乎自永初以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言覆車之將旋師之日多載珍寶封印完全便入權門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今臣還督本土糾舉諸郡絕交離親戮辱舊故衆謗陰害固其宜也臣雖汙穢廉絜無聞今見覆沒恥痛實深傳稱鹿死不擇音謹冒昧畧上左傳鹿死不擇音鋌而走險急何能擇也

論官選士人疏西山真氏曰桓帝寵宦豎而抑忠良李雲杜衆以此死於前朱穆又以是死於後七國之政日促矣〇陳季雅曰成周盛時内小臣閽人寺人之屬悉統於冢

宰之官盖此等人朝夕侍奉左右最易得褻近人主最易得寵任今也既屬於冢宰人主不得以私意昵寵臣不得以非道干故侍御僕從罔非正人西漢之制猶稍近古三公總九卿而少府之官凡王之内臣皆屬焉盖九卿之長也佞倖如鄧通其官則止上大夫寵任則無薦達一有細過申屠嘉得以伸名斬之威此時宰相其權最重自武帝踈遠朝士宰相不得加官入内其權稍輕矣既而石顯用事匡衡甄譚猶得條奏具言舊惡則宰相雖無曩時之權而宰制之意猶故也況當時内臣亦參選士人明經之士咸拜議郎更宿王宫以備顧問揚雄位執戟孔安國掌御唾壺東漢則不然議郎不在宿直故人主無由親近明經之士中常侍不復雜調他官盡是宦者為之故人主日密邇小人卒至宦者用事廟堂機務朝臣不得參訂王爵天憲往

往皆專於閹閭孫程曹騰始得以類廢立之權至於何進名董卓而漢卒以亡君子因其末世之恣横而知其植本之有自蓋東漢三公擁虚位以在上無復西漢統領九卿之職

朱穆本傳穆既深疾宦官及在臺閣旦夕共士志欲除之乃上疏

案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建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璫以金爲之當冠前附以金蟬也漢官儀曰中常侍秦官也漢興或用士人銀璫左貂光武以後專任宦者右貂金璫常伯侍中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内寵貴無極子弟親戚並荷榮任故放濫驕溢莫能禁禦凶狡無行之徒媚以

求官恃執怙寵之輩漁食百姓窮破天下空竭小人愚臣以為可悉罷省遵復往初率由舊章更選海内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即陛下可為堯舜之君衆僚皆為稷契之臣兆庶黎萌蒙被聖化矣帝不納後穆因進見口復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黄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黄門通命兩宫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良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

諫幸廣城校獵疏

愚曰古者田獵以從禮後世田獵以從欲夫蒐田講武也弋射

備祭也其行也有制其出也有時而非若世主溺意馳騁縱欲殺伐者故賈山諫文帝東平諫明帝賢主猶爾況桓帝乎就桓帝言此猶其小小者而蕃言之亦不從蓋它可知矣

陳蕃 本傳延熹六年車駕幸廣城校獵蕃上疏

臣聞人君有事於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以敦孝敬如或違此則爲肆縱故皐陶戒舜無敎逸遊尚書咎繇謨無敎逸欲有邦周公戒成王無槃于遊田尚書無逸篇虞舜成王猶有此戒況德不及二主者乎夫安平之時尚宜有節況當今之世有三空之尼哉田野空朝廷空倉

庫空是謂三空加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毁顔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耀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聖賢恤民之意也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為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嚬眉之感景公為之不行周穆王欲肆車轍馬跡祭公謀父為誦祈招之詩以止其心誠惡逸遊之害人也左傳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

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
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陳請劉瓆等為宦官所陷疏

愚曰陳蕃忠有餘而智不足故有嫉奸之心無去奸之策夫小人可以計誘而不可以直待誘之以計猶懼其桀猾以掩非而待之以直者吾未見其悪焉而自改者也侯覽王甫輩當除久矣其根固其類繁未可以孤雛腐鼠卒然除者蕃欲除之不收兵柄是無陳平交驩周勃之固也宣露奏章令奸人知臣疾之是無元戚殺魚朝恩之密也以輕而去奸者必以輕而滅身君子處事若此宜誅竇憲之功出於鈎盾令之鄭衆誅梁冀之功出於官者之單超左悺而小人反得以專其事也

陳蕃本傳小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汜事中官犯法太守劉瓆成瑨考案經赦殺之有司

奏當棄市山陽太守翟超沒入中常侍侯覽財產東海相黃浮誅殺下邳令徐宣超浮並坐髡鉗輸作右校蕃乃獨上疏

臣聞齊桓修霸務為內政管子隱令寄政若何仲曰作內政以寄君令焉春秋於魯小惡必書公羊傳莊公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郜譏其與讎狩也僖公二十年新作南門譏其奢也故曰小惡必書宜先自整敕後以及人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以疏內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桓帝以蠡吾侯即位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尚恥

愧失其先業況乃産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己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内五侯謂胤讓淑忠戟五人與兾同時誅天啓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兾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黄門趙津大猾張汜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至於陛下有何悁悁而小人道長營惑聖聽遂使天威爲之發怒如加刑謫

已爲過甚況乃重罰令伏歐刃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黄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讎超没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恕覽之從横没財已幸宣犯釁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文帝時鄧通愛幸居上旁有怠慢禮丞相申屠嘉召通曰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文帝使使召通而謝丞相曰吾弄臣君釋之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匿主家吏追不得公主出宣駐車叩馬以刀畫地數主主言於帝帝賜宣錢三十萬見董宣傳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羣豎惡傷黨

類妄相交構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嘑訴陛下深宜剗塞近習預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一朝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遠乎哉陛下雖厭毒臣言凡人主有自勉强敢以死陳

災異言政刑暴濫疏 唐仲友曰襄楷學與郎顗同而異顗多本經典楷有異學

又曰理成瑨劉瓆李雲杜衆之冤論宦官槩熾所論切直於顗○致堂胡氏曰水性潤而質不同或清或濁或輕或重或弱或渾或黑或白或溫或寒或甘或淡是其質也若夫河之質則黃

濁數千里而不可澄汰者也凡物反常爲妖濁而忽清猶地而出堆阜山而沸泉涌非所當有變異之象也故襄楷言自古未有河清者惟後世乃以爲大慶君臣動色各形於歌詩紀於史冊不亦異乎至若大海朝宗衆流自非並岸風水激薄泌泥渾汙之處則萬里停瑩未嘗濁也而佞人諂媚又有以海清爲賀者不亦異之甚乎

襄楷本傳楷字公矩平原隰陰人桓帝時宦官專朝政刑暴濫又比失皇子災異尤數延熹九年楷自家詣闕上疏

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堯舜雖聖必歷象日月星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百年之壽爲萬世之法臣切見

去歲五月熒惑入太微犯帝坐出端門不軌常道天官書太微南四星中為端門軌猶依也其閏月庚辰太白入房犯心小星震動中耀中耀天王也傍小星者天王子也夫太微天廷五帝之坐而金火罰星陽光其中天文志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熒惑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故金火並為罰星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今年歲星久守太微逆行西至掖門還竊執法天官書端門左右星為掖門太微南四星為執法竊謂迫近也歲為木精好生惡殺而淹留不去者咎在仁德不修誅罰太酷前七年十二月熒惑與歲

星俱入軒轅逆行四十餘日而鄧皇后誅其冬大寒殺鳥獸魚鼈城傍竹柏之葉有傷枯者續漢志延熹元年洛陽城傍竹柏葉有傷者臣聞於師曰柏傷竹枯不出三年天子當之今洛陽城中人夜無故叫呼云有火光人聲正諠續漢志桓帝延熹九年三月京師有火光轉行人齊驚譟於占亦與竹柏枯同自春夏以來連有霜雹及大雨靁而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姦邪其所誅翦皆合人望而陛下受閹豎之譖乃遠加考逮三公上書乞

哀瓚等不見採察而嚴被譴讓憂國之臣將遂杜口矣臣聞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黄石公三畧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當其害達賢者福流子孫疾賢者名不全自陛下即位以來頻行誅伐梁寇孫鄧並見族滅梁兾寇榮孫壽鄧萬世其從坐者又非其數李雲上書明主所不當諱杜衆乞死諒以感悟聖朝時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遂上書云願與李雲同日死曾無赦宥而并被殘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寃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永平舊典諸當重論皆須冬獄先請後刑所以重

人命也頃數十歲以來州郡翫習又欲避請讞之煩輒託疾病多死牢獄長吏殺生自已死者多非其罪魂神寃結無所歸訴淫厲疾疫自此而起昔文王一妻誕致十子史記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成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冉季載同母兄弟十人今宮女數千未聞慶育宜修德省刑以廣螽斯之祚又七年六月十三日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扶風有星隕為石聲聞三郡天龍形狀不一小大無常故周易況之大人帝王以為

符瑞或聞河内龍死諱以為蛇夫龍能變化蛇亦有神皆不當死昔秦之將衰華山神操璧以授鄭客曰今年祖龍死始皇逃之死於沙丘王莽天鳳二年訛言黄山宫有死龍之異王莽傳時訛言黄龍墮地死黄山宫中百姓奔走往觀者乃有萬數莽惡之捕繫詰語所從起而竟不得後漢誅莽光武復興虚言猶然況於實耶夫星辰麗天猶萬國之附王者也下將畔上故星亦畔天石者安類墜者失勢春秋五石隕宋其後襄公為楚所執左傳魯僖公十六年隕石于宋五隕星也至二十年諸侯會宋公于盂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秦

之亡也石隕東郡史記始皇三十六年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人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聞之盡取石傍舍誅之因燔其石令隕扶風與先帝園陵相近不有大喪必有畔逆桼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及學門自壞者也臣以為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為陽諸侯欲為帝也太學天子教化之宮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衰教化廢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祆人癘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

之以為異也臣前上琅邪宮崇受干吉神書不合明德

干姓吉名也神書即今道太平經也其經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為部每部一十七卷

臣聞布穀鳴於孟夏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志信人有賤而言忠臣雖至賤誠願賜清閒極盡所言

書奏不省

陳李膺黨事疏

愚曰黨錮何從而名也夫朋黨非君子之所敢辭乃小人之所樂求君子欲奬其類以佐國家則不嫌於黨小人欲空其類以害君子則必窮於黨是故其名非以汙君子而實以資小人也以小臣而攻官其勢逆以疎遠而言內廷其事難使居公位者皆奏貪汙令尚書者皆薦處士職司隸者皆持風裁則黨錮諸賢皆如江流滔滔泯滅無聲也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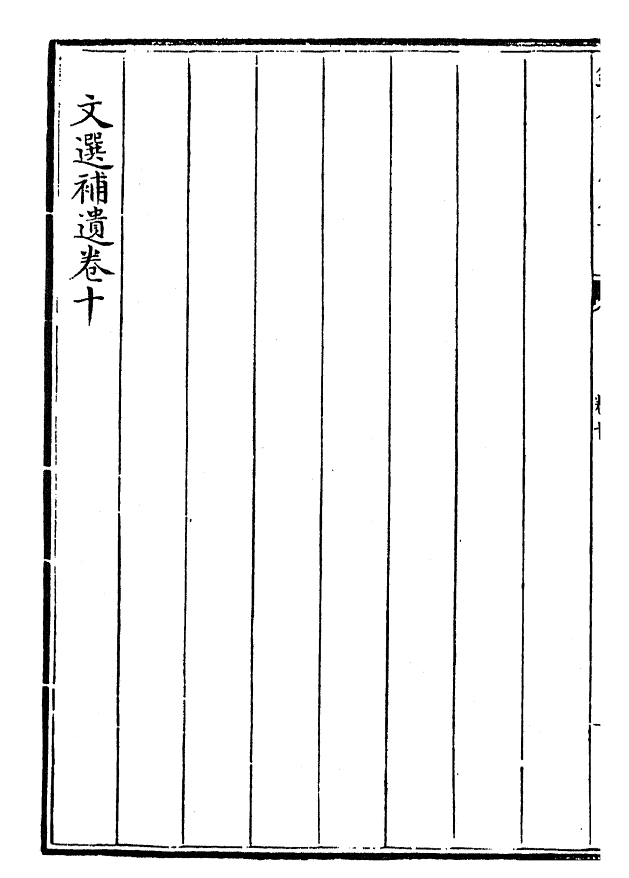
幸而有所迫焉是以身柱横流而不辭夷考當時黨人皆非涉親故交通而為黨也特并心疾惡異口同聲而入目之曰黨然爾是以搢紳草莽之士視死如歸甘戮如飴寧下比寺獄寧三木囊頭李膺死范滂死門徒如景修亦欲死君子何其不敢辭也懸金構募矣刊章收捕矣禁錮門生故吏又爰及五屬矣海內塗炭二十餘年小人又何其必樂求也陳蕃有言黨錮之禍與秦焚書坑儒何異秦之坑止四百六十餘人而黨錮逮及陳實等二百餘人其未嘗交關亦罹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況元成之戚宦以黨誣更生而及禍者少桓靈之宦官以黨誣李膺而及禍者廣是其禍倍於秦坑而酷於西漢雖無表紹曹操輩漢亦不能久也噫皇甫規恥不入黨此君子所不敢辭也史弼不上平原黨人此小人所爭求者而世豈多弼哉

陳蕃 本傳九年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考實蕃因上疏

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雖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大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無黙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横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阬儒何以為異昔武王克殷表閭封墓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

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夫吉凶之效存乎識善成敗之機在乎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况旣無罪於獄殺無辜於市乎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也勃焉說苑禹見罪人下車泣而問之左右曰夫人罪不順故使然焉何為痛之至此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今寡人為君百姓各自以其心是以痛之書百姓有罪在予一人左傳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又青徐炎旱五穀損

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也茹食而宫女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禄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眚者天所棄也春秋感精符曰魯哀公政亂絶無日食天不譴告天之於漢悵悵無已悵悵猶眷眷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修德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禄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録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穀梁傳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使優施舞於魯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



文選補遺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補遺卷十一

元　陳仁子　輯

奏疏

請誅宦官疏

南軒張氏曰竇武陳蕃雖據權位而事當至難主弱一也政在房闥二也

宦者盤錯其埶已成三也武等雖漸引類於朝而植根未固上則太后之心未明禍亂之源下則中外之情未識朝廷之尊而武之謀但欲速決為迫小人之計夫當時宦者雖有罪然豈無輕重先後之倫乃一槩欲施之舉動草草今日誅數輩明日誅數輩輕重失其權後先失其序

非天討矣且使之人人自疑反締其黨與而速其毒誅善處大事者顧如是邪覩朱瑀所謂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族滅使蕃武施之有道行之有序則雖此曹葢亦有心服者矣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此待盜賊與小人之法而亦天心也況其自處者又自有失方是時非衆志允從其何以濟事宦者竊柄已久人知此曹而已為大臣者要當深自刻苦至誠惻怛舉動無失而後人有以孚信而趨向於我人心向信則勢立而形成然後可以消弭禍亂而武於靈帝踐位之初一門三侯妄自封殖如此其誰心服故王甫後亦得以藉口則可見此曹平日之所竊議而衆之所不平者矣及難之作雖曰忠義而無或應之以張奐之賢猶且被紿而莫知逆順之所在則武平日所為未有以慰士大夫故也蕃辭爵而不能止武之封是亦潔

身之為耳任天下之重顧止如是哉然予每讀蕃辭爵之疏未嘗不三復嘆息其辭達其義正東京之文若此者蓋鮮亦足以見其忠義之氣可深惜哉○致堂胡氏曰陳蕃位上公竇武本兵柄同心協力討治閹尹而不能勝何也竇武貪援立之功一家四侯其一失也雖名賢才列於朝廷而司隸校尉河南尹未有署置二失也中官罪惡顯著可廢可誅自餘安之孰不畏服而欲悉去之三失也太后猶豫未忍此事幾也宜及時建白請御殿閣宮省門衛速加掩捕而武曾不決四失也既收鄭颯不即行刑尚送北寺獄五失也曹節王甫是為元惡必待鄭颯辭連然後奏收六失也外廷新立內豎膠固既與為敵乃使之納奏已出府宿七失也兵權在手素不為備事已敗露乃始名兵八失也至於陳蕃聞難將官屬諸生拔刃入尚書門欲何為邪

以此觀之陳蕃公忠而短於才術竇武無足稱者

陳蕃本傳后臨朝故委用於蕃蕃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同心盡力徵用名賢共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與共交搆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行貪虐蕃常疾之志誅中官會竇武亦有謀蕃自以既從人望而德於太后必謂其志可申乃先上疏

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為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羣凶側目禍不旋踵鈞此二者臣寧得禍不敢欺天也今京師囂囂道路諠譁言侯覽曹節公乘王甫鄭

颯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趙夫人即趙嬈也女尚書宮內官也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方今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西耽祿畏害陛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蘇康管霸並伏其辜是時天地清明人鬼歡喜奈何數月復縱左右元惡大姦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朝廷聞者莫不震恐

乞改葬竇武陳蕃疏西山真氏曰愚按胡張二先生之評至矣然推濟大事者

當以人才為本以兵柄為要武之所舉皆一時志節之士而尹勲劉瑜最為謀畫勲剛毅直方平生以忠義自許梁冀之誅也勲為尚書令部分衆職甚有方畧蕃武使與勲謀得其人矣若瑜雖賢其所長者天文圖緯之學耳當天象示異占與宫門當禁將相不利此幾事也而公形奏牘白之太后寧不生羣邪之心以此推之則亦不得為善謀矣且李膺杜密雖列九卿然於此舉初無所與何以知之以事敗獲免而知之也賢者雖在朝廷而不使與參謀議其何益乎當是時文武兼資威文顯著莫張奐若也况其策勲凱旋適至闕庭為蕃武計當以車騎將軍處之俾為己副若霍光用張安世故事凡宿衛爪牙之士皆使總統區區閹宦何難制之有哉舍此弗圖顧使節甫輩得以其黨周靖行車騎之職而矯制給奐使為己用是於布置人材收

總兵柄胥失之也觀與力辭封爵之命申理陳賈之冤中心炳然如丹使之任事其不肯背忠賢而附冤豈必矣此機既失雖有餘謀長筭亦無可濟之理況未聞佗有所處乎又皇甫嵩時為舊武所辟竟不之就義真智士也殆必料無其成故不欲與共事邪然明之才不減義真武等知遠致義真而不知近用然明抑又何也且武之受封也盧植以布衣獻書勸其辭大賞以全身名又謂四方未寧盜賊伺隙將有楚人脅比尹氏立朝之變宜徵王侯愛子宗室才賢簡其良能隨用爵之以為强幹弱枝之計植於是時名雖未顯而英偉卓犖之器有不難識者況其為國忠慮如此使武能留之莫府訪以事機當必大有裨益而武既違其言又棄其人宜功烈之弗克就也嗚呼悲夫○愚曰志於節行者功名不足言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言張奐功

名富貴與皇甫規相等而其節行俱足齒人口規家無擔石而奐不受金鏤何廉也規惡絕宦官寧不封侯而奐恨為曹節所賣不受印綬何介也規以西州豪傑耻不入黨而奐亦請改葬陳蕃竇武以陷黨錮何賢也噫以皇甫威明張然明而較之頻雖功名富貴微不及而節行過段頻遠矣

張奐本傳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建寧二年青蛇見於御坐軒前又大風雨雹霹靂拔樹詔使百僚各言災應奐上疏

臣聞風為號令動物通氣木生於火相須乃明蛇能屈申配龍騰蟄順至為休徵逆來為殃咎陰氣專用則凝

精爲雹故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或志寧社稷或方直不回前以讒勝並伏誅戮海內默默人懷震憤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尚書太傅周公薨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今武蕃忠貞未被明宥妖青之來皆如此也宜急爲改葬從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又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朝臣莫言遠近失望宜思大義顧復之報顧旋視也復反覆也小雅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天子深納奐言以問諸黃門常侍左右皆惡之帝不得自從

論三互法疏

司馬光曰叔向有言國將亡必多制明王之政謹擇忠良而任之中外之臣有功則賞有罪則誅無所阿附法制不煩而天下大治及其衰也百官之任不能擇人而禁令益多防閑益密有功者以閡文不賞為姦者以巧法免誅上下勞擾而天下大亂矣孝靈之時刺史二千石貪如豺虎暴殄烝民而朝廷方守三互之禁以今視之豈不適足為笑而深可為戒哉○愚曰三互有法蓋將以束黨錮之賢而非真以為國家之利何也國家用人以附法不可用法以就人桓靈以來閹宦私人布滿郡縣若皇甫規奏劾郡守刺史郭閎孫儁者不少不澄其源第曰婚姻之家不得用也兩州人士不得互相監臨也恐法益密而人益非矣況人情樂內郡而憚邊遠西漢平戎必山西諸將東漢平羌必涼州三明若拘三互法律之吾未見

其可也此法之立特宜官以疑黨錮之賢疑天下故深其法以隔之爾豈真良法哉

蔡邕本傳邕字伯喈陳留圉人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禁忌轉密選用艱難幽兾二州久缺不補邕上疏

伏見幽兾舊壤鎧馬所出比年兵饑漸至空耗今者百姓虛縣萬里蕭條縣音音闕職經時吏人延屬而三府選舉踰月不定臣經怪其事而論者云避三互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狐疑遲淹以失事會愚以為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今但申以威

靈明其憲令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當坐設三互自生留閡邪昔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並以才宜還守本邦漢書安國字長孺梁人坐法抵罪居無幾天子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内史起徒中為二千石買臣字翁子吳人家貧負薪賣以給食歌謳道中後拜會稽太守又張敞亡命擢授劇州豈復顧循三互繼以末制乎漢書敞字子高河東人也為京兆尹坐與楊惲厚善制免為庶人從闕下亡命數月冀州部有大賊天子思敞功使使者召拜為冀州刺史三公明知二州之要所宜速定當越禁取能以救時敝而不顧爭臣之義苟避輕微之科選用稽滯以失其人臣願

陛下上則先帝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五以差厥中

論先去宦官後盜賊疏

愚曰天下之患有形者人皆畏而急於圖無形者人每輕而怠於圖噫抑孰知禍生於無形者甚於有形哉山東之盜不即亡秦而亡秦者趙高之輩河北之賊不即亂唐而亂唐者仇士良之黨社鼠不熏城狐不灌彼固忽而不知懼而捷出於一旦之驟者甚烈也靈帝去宦寺易若折枝當時莫强於西羌而段熲凴禪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餘級東羌悉平莫强於盜賊而朱儁皇甫嵩出兵破斬黄巾悉平區區宦豎無夷狄之强也無盜賊之繁也君臣上下恬不過而問至若與賊内應亦莫推究且言張常侍是我公趙

常侍是我母噫火烈人望而畏之至水則溺焉而不自覺者人情然也吾觀傅燮不憂黄巾而憂中常侍誅盜有功曽不一屈節趙忠以言比又未易與常人論與

傅燮本傳燮字南容北地靈州人為護軍司馬與左中郎皇甫嵩俱討賊張角燮素疾中官既行因上疏

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内是故虞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黄巾亂於六州皇甫嵩傳連結郡國自青徐幽冀荆揚兖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此云六州葢初起時也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也

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剋黃巾雖盛不足為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閹豎弄權忠臣不進讒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甫始也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氷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僞夫孝子疑於屢至曾參事見史記市虎成三夫解見馬援傳若不詳察真僞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白侯與應侯有隙搆之秦昭王免起

為士伍遷之陰密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使賜劔自裁見史記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放殛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使臣身備鈇鉞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

論盜賊西羌疏

愚曰人主保全言者則治不能保全言者則亂賈生論厝火積薪之孰文帝能全之故為後元之治劉陶論盜賊西羌之事不減賈誼靈帝不能庇之故為東都之亂彼宦寺死獄之究吾不為劉陶惜為漢惜也又曰東漢文章若劉陶深渾激烈有西漢風

劉陶本傳徵拜諫議大夫是時天下日危寇賊方熾陶憂致崩亂復上疏

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每聞羽書告急之聲心灼内熱四體驚竦今西羌逆類私署將帥皆多叚頻時吏曉習戰陳識知山川變詐萬端臣常懼其輕出河東馮翊鈔西軍之後東之函谷據阨高望今果已攻河東恐遂轉更豕突上京如是則南道斷絶車騎之軍孤立時湟中義從胡北宫伯玉等叛遣左車騎將軍皇甫嵩討之不尅關東破膽四方動揺威之不來叫之不應雖有田單陳平之策計無所用

臣前驛馬上便宜急絶諸郡賦調兾尚可安事付主者留連至今莫肯求問今三郡之民皆以奔亡南出武關北徙壺谷三郡河東馮翊京兆也壺谷壺關之谷在上黨也冰駭風散唯恐在後今其存者尚十三四軍吏士民悲愁相守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鬬生之計西冦浸前去營咫尺胡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温天性精勇而主者旦夕迫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猒而言不自裁者以為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

也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乞須史之間深垂納省其八事大

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

宦官事急共譏陶云云

自任擊羌疏愚曰漢稱梁州三明皆將也皇甫威明張然明不附宦官而皆全其身紀

明曲意宦官而乃喪其身何也夫富貴死生皆

命也特能者養之以取福不能者敗之以取禍

而何必容私智於其閒紀明之平東羌凡百八

十戰斬三萬八千六百餘級獲牛馬羊騾驢駱

駝四千二萬七千五百餘頭戰最多功最高官

至太尉身最顯而卒為陽球奏劾以死大節有

虧視二公蓋有愧焉故也而

昔之曲事宦寺者何利哉

段熲本傳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時張奐上言

東羌雖破餘種難盡熲性輕果慮負敗難常

宜且以恩降可無後悔

詔書下頻頻復上言

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輭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為永寧之筭而中郎張奐說虜強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監信納瞽言故臣謀得行奐計不用事埶相反遂懷猜恨信叛羌之訴飾潤辭意云臣兵累見折衂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血流汙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為害中興以來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以反復攻沒縣邑剽

畧人物發冢露尸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昔邢為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雨左傳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天欲衛伐邢乎從之師興而雨臣動兵涉夏連獲丼澍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為災傷占候也下察人事衆和師克自橋門以西落川以東故宫縣邑更相通屬非為深險絶域之地車騎安行無應折衂案與與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虛欲修文戢戈招降獷敵獷惡貌也音各猛反誕辭空說譖而無徵何以言之昔先零作

寇趙充國徙令居内宣帝時充國擊西羌徙之於金城郡煎當亂邉馬援遷之三輔遷至天水隴西扶風見四羌傳始服終叛至今為鯁故遠識之士以為深憂今傍郡戸口單少數為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内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乆長之策欲絶其本根不使能殖殖生也左傳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絶其本根勿使能殖本規三歳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朞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左傳燼火餘木也臣每奉詔書軍不内御御制御也淮南子國不可從外理軍

不可從中御

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

論宦官采女等事疏

致堂胡氏曰呂强中常侍之賢者納忠屢諫及歌寺人之詩暗嗚而死然則靈帝雖甚愛中常侍獨愛其回適者耳良由資稟不移難以語上故也○西山真氏曰呂强雖處內侍之官而有直臣之節使當時處以大長秋之任必能振舉綱維肅清宮省使同類者相觀而化皆為忠良而所事之主適昏昏庸凡所開陳一不之用乃以讒誣交締陷之刑網觀其慷慨就死畧無怵懼之意可謂烈丈夫矣或謂强之所職非諫爭也而乃諫諫不已毋乃侵官乎是不然古者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工猶可諫況內侍乎巷伯刺讒之詩亦寺人所作也特不得招權撓政然後為侵官爾强雖坐直言以死而千載之下仰其芬烈

視彼同時諸鉛璫輩賣弄福威取快一時終不免於僇鳳凰鵷鶵相去遠矣○愚曰理之在人心未嘗無也蜂蟻知君臣豺狼知父子鴻雁知兄弟況閹宦小人乎凡古今宦寺所事皆賢君而理不蔽於欲故小心而忠謹所事非賢君而理一蔽於欲故倚勢而姦邪若呂强之忠於漢猶寺人孟子之忠於周人心天理當在也左悺以五侯受封而强辭爵不受樊豐以治第傾揺而强止館觧瀆石顯以大逆殺蕭望之而强力明蔡邕曹節以賄羌誣皇甫規而强申理段熲其賢於他人數倍而反為諸人所殺嗚呼巷伯之詩不中而幽王亡周呂强之言不行而靈帝亡漢人心天理何嘗滅哉

呂强本傳强字漢盛河南成臯人少以宦者為小黄門再遷中常侍為人清忠奉公靈帝

時例封宦者以强為都鄉侯强辭讓懇惻固不敢當帝乃聽之因上疏

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侍曹節王甫張讓等及侍中許相並為列侯節等宦官祐薄品卑人賤讒謟媚主佞邪徼寵放毒人物疾妒忠良有趙高之禍未被轘裂之誅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又并及家人重紫兼金相繼為蕃輔受國重恩不念爾祖述修厥德而交結邪黨下

比羣佞陛下咸其瑣才特蒙恩澤又授位乖越賢才不

升素餐私倖必加榮擢陰陽乖剌稼穡荒疏周禮疏草有實者

人用不康罔不由茲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逮所以

冒死干觸陳愚忠者實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臣

又聞後宮綵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比穀雖

賤而戶有饑色案法當貴而今更賤者由賦發繁數以

解縣官縣官調發既多故賤糴穀以供之寒不敢衣饑不敢食民有斯

戹而莫之卹宮女無用填積後庭天下雖復盡力耕桑

猶不能供昔楚女悲愁則西宮致災公羊傳西宮災何以書記災也何休註是時僖公為齊桓公所脅以齊媵為嫡楚女廢居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所生也況終年積聚豈無憂怨乎夫天生蒸民立君以牧之君道得則民戴之如父母仰之猶日月雖時有征稅猶望其仁恩之惠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易兌卦彖辭儲君副主宜諷誦斯言南面當國宜履行其事又承詔書當於河間故國起解瀆之館陛下龍飛即位雖從藩國然處九天之高豈宜有顧戀之意且河間疏遠解

瀆邈絶而當勞民單力未見其便又今外戚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樓閣相接丹青素堊音惡堊似上白色雕刻之飾不可單言喪葬踰制奢麗過禮競相放效莫肯矯拂穀梁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尸子曰尸子晉人名佼衛鞅客鞅謀計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恐并誅乃逃入蜀作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君如杅民如水杅方則水方杅圓則水圓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今上無去奢之儉下有縱欲之傲至使禽獸食民之甘土木衣

民之帛昔師曠諫晉平公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棄酒士有渴死廐馬秣粟民有饑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也說苑咎犯諫晉文公之辭又聞前名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令中常侍曹節王甫等以詔書喻旨邕不敢懷道迷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豎宦陛下不密其言至令宣露羣邪項領膏脣拭舌競欲咀嚼造作飛條飛條飛書也陛下回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羣臣皆以邕為戒上畏不測

之難下懼刺客之害謂蔡邕徙朔方時陽球使刺客追刺邕也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垂髮服戎功成皓首垂髮謂童子也歷事二主謂桓帝靈帝也勲烈獨昭陛下既已式序位登台司而為司隷校尉陽球所見誣脅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更授任反熲家屬則忠貞路開衆怨以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

論導行貫䟽

愚曰古者取財一而藏之亦一故人主無私用後世取財不一而藏之亦不一故人主好私用何也取財之法有貢而無獻掌財之職有公而無私周官九貢九賦之法

是取之出於一也太府王府之藏是藏之出於一也太宰又總統而考校之故君無私藏國無私用而民亦不至於困也漢以來與周異矣司農所掌輸國家之公用少府所掌給天子之私用至其所入則田租均輸歸之司農也陂澤市租歸之少府也觀賈捐之所言與毋將隆所奏則財分為二矣武帝元鼎之初又復置水衡都尉掌池苑之入故當時有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此則財分為三矣東都省水衡都尉幷職少府又以少府禁錢改屬司農光武之意甚善獨奈何章和以來不供私求別自立監用閹人領之至桓靈之君每嘆天子無私藏又受四方貢獻為導行之費取財之門不一而掌財之用亦不一此皆宦官小人因以自利者也民益困而漢亡矣嗟夫開賄賂之門而曰貢獻無非掊克聚斂倍取諸

民者吕强宦豎也人臣爭求所好之令而誅取之人主亦以所得之易而輕用之憂至及此如唐裴延齡輩亦可愧死地下矣

吕强本傳時帝多積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為導行費强上疏

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廐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輙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姑息自此而進舊典選舉委

任三府三府有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受試任用責以成功若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尚書舉劾請下廷尉案覆虛實行其誅罰今但任尚書或復勑用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書亦復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自勞苦乎夫立言無顯過之咎明鏡無見玼之尤如惡立言以記過則不當學也不欲明鏡之見玼則不當照也願陛下詳思臣言不以記過見玼為責書奏不省

斂田畝錢疏愚曰天下之害有若微而最深者惟田賦為甚魯哀初用田賦註者曰蓋

若漢家斂民錢以田爲率者也春秋譏之漢武有均輸筭緡之虐而不加賦故不至於怨安順有宦豎弄權之害而不重賦故不歸於亂夫東漢中葉宦官私人布滿州郡酤搉貪殘而苛征橫斂未出於上是以民心未揺國脉稍固尚可奄奄遲之數世靈帝鑄銅人乃更斂田畝錢而陸康詆之譬之大木蠧蠹其心而本根未削尚有一發生意今及此則本根削而無餘矣

陸康本傳康字季寧吳郡吳人時靈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乃詔調民田畝斂十錢而比水旱傷稼百姓貧苦康上疏

臣聞先王治世貴在愛民省徭輕賦以寧天下除煩就約以崇簡易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而天下之理得矣故萬姓從化靈物

應德末世衰主窮奢極侈造作無端興制非一勞割自下以從苟欲勞苦割剝於下人也故黎民吁嗟陰陽感動陛下聖德承天當隆盛化而卒被詔書畝斂田錢鑄作銅人伏讀惆悵悼心失圖夫什一而稅周謂之徹孟子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故魯宣稅畝而蝝災自生見羊公傳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見左傳豈有聚奪民物以勞無用之銅人捐舍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謂秦始皇鑄銅人十二卒致滅亡也傳曰君舉必書書

而不法後世何述焉陛下宜留神省察改轍從善以塞兆民怨恨之望

勸親征疏

王鑒本傳鑒字茂高堂邑人也時杜弢作逆江湘流弊王敦不能制朝廷深以為憂

天禍晉室四海顛覆喪亂之極開闢未有明公遭歷運之厄當陽九之會聖躬負伊周之重朝廷延匡合之望方將振長轡而御八荒掃河漢而清天塗所藉之資江南之地蓋九州之隅角垂盡之餘人耳而百越鴟視於

五嶺蠻蜀狼顧於湘漢江州蕭條白骨塗地豫章一郡十殘其八繼以荒年公私虛匱倉庫無旬月之儲三軍有絕乏之色賦斂搜奪周而復始卒散人流相望於道殘弱之源日深全勝之埶未舉鑒懼雲旗反旆元戎凱入未在旦夕也昔齊旅未朞而申侯懼其老況暴甲三年介冑生蟣蝨而可不深慮者哉江揚本六郡之地一州封域耳若兵不時戢人不堪命三江受敵彭蠡振搖是賊蹄我垣墻之內闚我室家之好黷武之衆易動驚

弓之鳥難安鑒之所甚懼也去年以來累喪偏將軍師屢失送死之寇兵猒奔命賊量我力矣雖繼遣偏裨懼未足成功也愚謂尊駕宜親幸江州然後方名之臣其力可得而宣熊羆之士其鋭可得而奮進左軍於武昌爲陶侃之重建兵將於安成連耳卓之壘南望交廣西撫蠻夷要害之地勒勁卒以保之深溝堅壁按精甲而守之六軍既贍戰士思奮爾乃乘隙騁奇擾其窟穴顯示大信開以生塗杜弢之頸固已鎖於麾下矣議者將

以大舉役重人不可擾鑒謂暫擾以制敵愈於放敵而常擾也夫四體者人之所甚愛苟宜伐病則削肌刮骨矣然守不可虛鑒謂王導可委以蕭何之任或以小賊方熾不足動千乘之重鑒見王彌之初亦小寇也官軍不重其威狡逆得肆其變卒令懷愍不守三河傾覆致有今日之弊此已然之明驗也蔓草猶不可長況狼兕之冦乎當五霸之世將非不良士非不勇征伐之役君必親之故齊桓免冑於邵陵晉文擐甲於城濮昔漢高

光武二帝征無遠近敵無大小必手振金鼓身當矢石櫛風沐雨壺漿不贍馳騖四方匪遑寧處然後皇基克構元勲以猷今大奬之極劇於曩代崇替之命繫我而已欲使鑾旂無野次之役聖躬遠風塵之勞而大功坐就鑿未見其易也魏武既定中國親征柳城揚旌盧龍之嶺頓轡重塞之表非有當時烽燧之虞蓋一日縱敵終己之患雖戎輅蒙險不以為勞況急於此者乎劉玄德躬登漢山而夏侯之鋒摧吳偽祖親泝長江而關侯

之軍覆表紹猶豫後機挫衂三分之埶劉表卧守其衆卒亡全楚之地歷覯古今撥亂之主雖聖賢未有高拱門居不勞而濟者也前鑒不遠可謂著龜議者或以當今暑夏非出軍之時鑒謂今宜嚴戒須秋而動高風啓塗龍舟電舉曾不十日可到豫章豫章去賊尚有千里之限但臨之以威靈則百勝之理濟矣既掃清湘野滌蕩楚郢然後班爵序功酬將士之勞卷甲韜旗廣農桑之務播愷悌之惠除煩苛之賦比及數年國富兵强龍

驥虎步以威天下何思而不服何往而不濟桓文之功不難懋也今惜一舉之勞而緩垂死之寇誠國家之大恥臣子之深憂也鑒以凡瑣謬蒙獎育思竭愚忠以補萬一芻蕘之言聖王不棄戎卒之謀先后採之乞留神鑒思其所陳疏奏帝深納之

上學校未立疏

戴邈晉書本傳邈字望之邈父淵字若思少好學尤精漢史才不逮若思儒博過之

臣聞天道之所大莫大於陰陽帝王之至務莫重於禮

學是以古之建國有明堂辟雍之制鄉有庠序黌校之
儀皆所以抽導幽滯啓廣才思蓋以六四有困蒙之吝
君子大養正之功也昔仲尼列國之大夫耳興禮修學
於洙泗之間四方髦俊斐然向風身達者七十餘人自
茲以來千載絕塵豈天下小於魯衛賢哲乏於曩時勵
與不勵故也自項國遭無妄之禍社稷有綴旒之危寇
羯飲馬於長江兇狡鴟張於萬里遂使神州蕭條鞠為
茂草四海之內人迹不交霸主有旰食之憂黎元懷荼

毒之苦戎首交拜於中原何遽邊豆之事哉然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況曠載累紀如此之久邪今未進後生目不覩揖讓升降之儀耳不聞鍾鼓管絃之音文章散滅圖識無遺此蓋聖達之所深悼有識之所嗟嘆也夫平世尚文遭亂尚武文武遞用長久之道譬之天地昏明之迭自古以來未有不由之者也今或以天下未一非興禮學之時此言似之而不其然夫儒道深奥不可倉卒而成古之俊乂必三年而通一

經比天下平泰然後修之則功成事定誰與制禮作樂
者哉又貴遊之子未必有斬將搴旗之才亦未有從軍
征戍之役不及盛年講肄道義使明珠加磨瑩之功荊
璞發採琢之榮不亦良可惜乎臣愚以世喪道久人情
玩於所習純風日去華競日彰猶火之消膏而莫之覺
也今天地告始萬物權輿聖朝以神武之德值革命之
運蕩近世之流弊繼千世之絕軌篤道崇儒創立大業
明主唱之於上宰輔督之於下夫上之所好下必有過

之者焉是故雙劒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實在感之而已臣以闇淺不能遠識格言奉誦明令慷慨下風謂宜以三時之隙漸就修建疏奏納焉

陳時政疏愚曰處流寓并郡縣罷互相領帖革送故吏兵考業尚寛丁役皆救時之急著

范甯

古者分土割境以益百姓之心聖王作制籍無黄白之别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註

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丘壟墳栢皆已成行雖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修閭伍之法難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一朝屬戶長為人隸君子則有土風之慨小人則懷下役之慮斯誠并兼者之所執而非通理者之篤論也古者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主列國之臣亦有違適之禮隨會仕秦致稱春秋樂毅宦燕見褒良史且今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世遷移何至於今而獨不可凡

荒郡之人星居東西遠者千餘近者數百而舉名役調皆相資須期會差違輙致嚴坐人不堪命叛為盜賊是以山湖日積刑獄愈滋今荒小郡縣皆宜并合不滿五千户不得為郡不滿千户不得為縣守宰之任宜得清平之人頃者選舉惟以卹貧為先雖制有六年而富足便退又郡守長吏牽置無常或兼臺職或帶府官夫府以統州州以監郡郡以涖縣如令互相領帖則是下官反為上司賦調役使無復節限且牽曳百姓營起廨舍

東西流遷人人易處文書簿籍少有存者先之室宇皆為私家後來新官復應修立其為弊也胡可勝言又方鎮去官皆割精兵器仗以為送故米布之屬不可稱計監司相容初無彈糾其中或有清白亦復不見甄異送兵多者至有千餘家少有數十戶既力入私門復資官廩布兵役既竭枉服良人牽引無端以相充補若是功勲之臣則已享裂土之祚豈應封外復置吏兵乎謂送故之格宜為節制以三年為斷夫人性無涯奢儉由執

今并兼之士亦多不贍非力不足以厚身非禄不足以
富家是得之有由而用之無節捕酒永日馳騖卒年一
宴之饌費過十金麗服之美不可貲筭盛狗馬之飾營
鄭衛之音南畝廢而不墾講誦闕而無聞凡庸競馳傲
誕成俗謂宜驗其鄉黨考其業尚試其能否然後升進
如此匪惟家給人足賢人豈不繼踵而至哉官制謫兵
不相襲代頃者小事便以補役一愆之違辱及累世親
戚傍支罹其禍毒戶口減耗亦由於此皆宜料遣以全

國信禮十九為長殤以其未成人也十五為中殤以為
尚童幼也今以十六為全丁則備成人之役矣以十三
為半丁所任非復童幼之事矣豈可傷天理違經典困
苦百姓乃至此乎今宜修禮文以二十為全丁十六至
十九為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滋繁矣帝善之

文選補遺卷十一